

港島生活可好？

阿 虫

這些年頭天文臺的天氣預報都難得地準確，它說陰雲密佈就是陰雲密佈，天空就如其所願地鼓起一肚子惡雲等待著下雨。

大口大口地吸，把揉雜海水味道的空氣抽入，又想把鬱悶都倒抽出來。將眼界軟軟地放在這一片景緻上，是一抹黯然。遠遠的浪疊著浪疊著浪，由不能得知之處，一直冒到眼前。天空是乾乾淨淨的一片灰，了無生色，漫天都是雲，鋪天蓋地得沒有一絲縫隙。

我由著腿，任著走，就走到這個地方來。但如何也好，只需有海伴在側，看著幻彩閃爍的維港，心要馬上舒泰起來，彷彿生活的部份遺落了，要返回故地重新整合。這些日子，總是懶懶度日，就好像這種天氣一樣，陰陰沉沉不動聲色，做甚麼也提不起勁兒。

人們不留戀這等昏昏的風光，海傍大道就變得人影疏落。彼岸是一幢幢艷裝麗服的商廈，擺放著綻放異彩的霓虹掛牌，在灰天暗地之間滲透出光。

彼處萬戶燈火，不能細數。噢，哪幢是你住的大廈？哪道是你家透出來的光？你家住沿岸，閒時又會否出來看看海景？試著尋，但我連你家也找不著，也邊論要抓得住你家的光。我知道，只要跨過，到達對岸，就能多點接近你的氣息，但我就是沒有這份勇氣。

我認識你是在學校的迎新日。我怯懦地沒法自我介紹，但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做瞳。學校裡人很

多，各種各樣的人，早把我的臉活埋，不知道你有沒有我的印象。我們像鴨般跟著那位胖胖的學長這裡走，那裡走，卻始終沒有和對方說過一句話。

上課的日子，你總喜歡坐在後面，我卻專挑前面的座位，講師就在我的前頭講課。第一次和你談話是在校門前，我們已升上二年級，你以為我坐前面上課多留心，我沒跟你說其實我也是發著夢。以後的日子，我們沒有共同上的導修課，在浩瀚的人海裡竟意外地混熟了。漸漸地，時間把我們變得無所不談，你把你的事都跟我說，有時說到傷心處，眼眶又滲出了淚。我也喜歡跟你聊天，我每要發偉論或謬論的時候，你總是瞪著眼凝視我那張平庸憨直的臉，然後倏然展現出個淺淺的笑渦。還有我帶你到我家附近去看海，看沙灘，看夕陽，看晚霞，你開心得在細沙上團團轉。

給身旁的人鬧得熱哄哄的，我們也沒有順利地談起戀愛來。難道沒有更多應做的事嗎？我實在沒有這一種時間。我想你先把學業搞得好好的，我明白你自會有那不羈的理想，要創一番屬於自己成就才好去平息野心。那些愛情事，沒有急著，難道不能情侶，也不能朋友了嗎？

我相信，甚至於相信你和我一樣地相信，這不是我們戀愛的時候，能夠把一切都押後就好。

到最後我們也沒有談戀愛，你可能等得不耐煩了，你身邊從來不愁沒伴，缺了我，也沒有甚

麼損失。我只好祝願你能找到你的幸福。

聞說畢業後你將到別處留學，那時可會記得朋友？不知道你的想法怎樣，我卻把你認作朋友。朋友遠行，不知思念的滋味如何？

幾年之後，當你回來，偶爾碰到面，我徒然是你生命中一位不足掛齒的過客，已經不會再掀起甚麼波動。人生中不必為每一件事都尋求意義，反而沒有意義的事應該很多。可是我們還會再見面嗎？

你住港島，我卻偏居新界，無論如何，也是隔閡。這夜之後，我仍會回到我的僻壤，你依舊酣

睡於某處某個角落，一切將安然如昔，地球運行如昨。新界的陽光明媚，港島的生活可好？

我把我的思念，遺留在這磚石瓦上，就由它靜靜地入土，再無人過問。或許終有一天，我能重臨故地，省力地把沉重的思念拾起，已不需要珍惜的撫摸，只需讓它隨風煙消就夠了，我們還是年青，昨天的話不會有誰記得，如何能許諾永遠？幾許人事過後，一切又復歸原始。

黑漆漆的夜要降臨，月兒自盈自虧，繁星默默驛動，微風吹拂，只剩下寥落無人的海傍大道。

真、善、美，就是我全部的主題，
真、善、美，變化成不同的辭章。

——（英）莎士比亞